

■关注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儿童电影创作论坛”聚焦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改编——

电影人要善于从儿童文学作品中找素材

□本报记者 高小立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日前在吉林四平落幕。在儿童文艺创作备受关注的背景下,作为电影节重要学术活动的“儿童电影创作论坛”,紧紧围绕儿童电影选材与故事处理、儿童电影的少儿形象塑造、童年经历与儿童电影创作、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改编、儿童电影与儿童心理发展、儿童电影与基础教育、想象力与儿童电影创作、儿童电影审美观念演变、中外儿童电影比较研究等9个话题展开了讨论。多位与会者把自己的议题聚焦在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改编上,认为儿童文学是一座题材富矿,每年,各出版社都会把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作为重中之重,因此,每年有大量的儿童文学新作品问世,儿童作家积聚了大量的粉丝,在作家收入排行榜上,许多儿童作家名列前茅。电影人要善于从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找素材,儿童文学中首先有鲜活的人物,仅看人物的名字就很有吸引力,比如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比如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其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其次是文学作品中具备了丰富多彩的故事。很多作家都常年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参加孩子们的各种活动,马小跳就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是杨红樱的学生。在影视界,我们的主创还缺乏这样的体验,一些儿童电影都像主创的电影,而不是孩子们的电影。尤其是来自一线的编剧在论坛上深有感触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王兴东:以文学的乳汁滋养儿童电影

编剧和作家是原始创意者,是文学形象的母亲,是一部影片的最高授权人。原创编剧和文学家如同生活里的蚕,食桑吐丝,这个丝,源于生活之叶,转化成编剧思考的质量和思想的成果,正如伟大的丝绸之路起源于蚕一样,没有英国女作家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形象,就不可能创造了8部电影,赢得了近80亿美元票房,8部影片分别由5位导演完成,哪一位导演都不敢狂妄地说《哈利·波特》电影是导演的作品,文学原创决定了影片的生命,源决定了流,文学的乳汁在滋养着电影。

中国儿童电影在当前竞争之势下怎么发展?用形象比喻,儿童电影就是尼尔斯,他须骑着文学之鹤才能飞翔,没有文学形象就没有电影的能量。对影视作品来说,剧本是源头,是根本,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涵等,都首先来自剧本的创意设计,必须高度重视剧本创作,为二度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儿童电影首先要有好故事、有趣的人物、生动的形象,否则无法吸引孩子们。而创造一个儿童喜欢的形象是十分艰辛的。首先,作家要怀有童心而杜绝任何功利之心,才能全心投入到儿童电影剧本的创作中。其次,儿童电影区别于成年电影的是,要排斥暴力、色情因素的限制,支撑儿童电影的核心是童趣,作家需要有安徒生那般无比的真诚与高度的智慧,才能讲出美妙有趣的儿童故事。

没有一批从事儿童电影剧本创作的专业剧作家,就不可能有源源不绝的好故事、好形象。当前中国专门为孩子们创作剧本的人越来越少了,少年儿童电影文学剧本更少有关注,因此好剧本难寻。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多少年儿童的国度,但我们的影视缺少优秀的、走进孩子们内心的艺术形象,这与国情相距甚远。

张之路:创作不能“旱地拔葱”

因为一直在关注儿童电影,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虽然很多主创人员都是带着对儿童的关爱、对电影艺术的热情来拍摄儿童电影,但是从呈现出来的艺术水准而言,还有待提高。其中,最大的一个遗憾是,把儿童电影看得太容易,没有充分重视这个领域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很多制作人既不了解之前有什么儿童电影,和同行、观众之间也没有交流;另外,从优秀文学作品中借鉴的意识比较薄弱,在我近日集中观看的30部儿童影片中,只有《孩子那些事儿》是根据儿童小说改编的,这就放弃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和思想资源。仿佛“旱地拔葱”一样,

很多人想当然地拍片子,前期的功课做得太少,和已有的艺术经验脱节,也和现实生活脱节。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拍摄更受欢迎,什么样的电影能够给电影史留下一点痕迹,等等,这些方面的思考很少。一个电影,从剧本创作到编导摄录美,大到思想意义,小到镜头的运用,都没有借鉴、传承和交流,各自为战,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影响了我们拍出更优秀的作品,对中国儿童电影的进步也是一个阻碍。更糟糕的是,相当一部分制作人看重的是拍儿童电影所获得的国家资助,而且成本低,如果能卖给电影频道,说不定还能有点盈利,缺乏更高的艺术追求,出现了大量“鸡肋型”的电影。

左屹:儿童文学是儿童电影的活水之源

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受众的文学门类,它具备儿童性与文学性,尊重儿童这一特殊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同时也遵循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是深受广大儿童读者喜爱的艺术形式。在儿童电影“剧本荒”和“精品荒”的当下,借助儿童文学雄厚的文本基础、市场基础和美学基础,打破儿童电影与儿童文学界的隔膜,尝试和进一步重视儿童文学的影视改编,不失为共谋多赢的活水之源。

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图书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影响力。如杨红樱作品畅销5000万册,沈石溪作品畅销1000万册,曹文轩作品畅销近1000万册等,可观的图书销量,大量的儿童粉丝,为儿童文学改编成儿童电影提供了丰厚的市场基础。

原创儿童文学拥有适应儿童的美学特征,这些经过儿童读者检验的故事情节曲折完整,人物性格鲜明,连续性强,语言特色和心理特征符合儿童的审美需求,是创作者积累多年经验为儿童贴身打造的文化产品,深受儿童读者喜爱,值得重视。

论坛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共同承办。

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登陆央视,导演刘江表示——

为观众拍一部真正好看的戏

由完美蓬瑞、华录百纳、完美世界影视出品的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将于11月6日同时登陆央视一套、湖南卫视黄金档,这也是央视与湖南卫视首次“联手合作、同步播出”,并同步优酷、土豆网独家首播。该剧由刘江执导,黄海波、高圆圆、王彤、凯丽、大左等演员联袂主演,围绕着“恨嫁女”和“恐婚男”讲述了一段温馨、感人的都市爱情故事。11月1日晚,央视总编室携该剧导演及主创齐聚北京蓝色港湾,举办了“11月来央视咱们结婚吧”大型观众互动活动,为该剧的播出预热。

《咱们结婚吧》讲述了30岁的“恨嫁女”杨桃与35岁的“恐婚男”果然跌跌撞撞的爱情故事。该剧以男女主演的感情为主线,聚焦青年婚恋,

触及恐婚、剩女、相亲等时下社会热点话题,展示了现代人丰富而迥异的婚恋观。刘江表示:“现在很多电视剧的‘火’,大都是炒作的结果,我希望为观众拍一部真正好看的、老少皆宜的好戏。大家每天都会想着看,当然也更希望观众看完《咱们结婚吧》后,更加相信爱、相信宽容,不管是什么知识层次的观众,善意的、积极的生活态度永远是最有力的力量。”刘江执导的《媳妇的美好时代》曾走俏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在国内外掀起了一阵“中国婚恋剧热”,对于此次《咱们结婚吧》,刘江也同样充满期待,希望新剧也能够走出国门,将中国当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状态展现给全世界。

(晓文)



■艺谭

“合家欢”动画电影,是一个从电影实践中诞生的术语,在学术上还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我们可尝试为其做一个界定:以包含两代人以上成员的家庭为受众并积极营造家庭观影氛围的,屏蔽色情、暴力、惊悚等限制级内容,适宜于全家观看的全年龄向商业动画电影,可以称之为“合家欢”动画电影。广受欢迎的影片如《狮子王》《海底总动员》《勇敢传说》《疯狂原始人》《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等都是较为成功的“合家欢”动画片。

顾名思义,“合家欢”动画的叙事策略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出故事的家庭性。此类动画在结构方面大多遵循主流商业故事片的叙事模式,同时于各叙事要素中贯彻“合家欢”的理念,角色设置尤其如此。

描绘亲子和谐的完满图景

众多“合家欢”动画电影的主要角色关系原型都可以追溯到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般而言,“合家欢”动画中的主要角色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核心家庭成员,他们的纠葛反映出代际关系的生活状况的表里。通过化解角色自身或角色之间的矛盾,核心家庭的理想形态在“合家欢”动画中最终得以构建。

皮克斯的《超人总动员》堪称“合家欢”动画电影的典范:该片角色设置精准地把握住了核心家庭的特征——一对夫妻和一子女,并且巧妙地通过各种可能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夫妻、姐弟、父女、父子、母女、母子,该片广泛讨论了核心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和性别差异,非常适合家庭观看。除此之外,《超人总动员》和许多其他的动画作品一样致力于外化和突出角色的品质,令每个角色的超能力成为其性格特征的积极隐喻,进而赋予角色更加鲜明的寓言和神话色彩。实际上,每个角色外显的超能力都可以内化为理想状态下该核心家庭成员的品质;角色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实际上来自其品质的极端化和异化,其次才是反派的威胁。《超人总动员》使我们相信惟有家庭团结才能令每个成员的品质复位。对于家庭观众而言,该片的角色设置在总体上无疑是成功的:主要角色们站在各自的角度和立场上充分诠释了自身之于家庭的价值,全片贯穿了美国式的中产阶级家庭观念,力图说服观众虔诚地相信家庭对于每个成员的庇佑。

不同题材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在核心家庭关系的探讨方面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着重于父女或母女关系而非夫妻关系的探讨,如《怪物旅

社》和《勇敢传说》。此类影片经常会涉及传统心理学议题——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但它们一般会绕过两代异性的性心理呈现,把讲述重点放置在叛逆期子女与家长的和解上。《怪物旅行社》里的吸血鬼女孩实际上很早就通过结识来自人类世界的男孩走完了厄勒克特拉轨迹,该片围绕女儿对保护欲过剩的父亲的不满展开,以双方的相互谅解告终。《勇敢传说》可以说只是在《怪物旅行社》的基础上用母亲替代了父亲,两者都没有在心理上作过多的深入。这样的处理可能简化了性别、代际问题及角色的心路历程,但却净化了角色关系,使其不脱离家庭神话的框架。以上提及的两部作品是在是非立场上对亲子中的任何一方都无偏倚:一方面,如此的设置使观众对于家长的心情有时更甚于子女,能够促使成人观众移情;另一方面,双方对于对方的忏悔与歉意都渗透在故事里,家庭的羁绊和向心力因此愈加彰显,亲子和谐的完满图景由此得以描绘。

家庭“神话”版图的扩张

在辅助性角色方面,外核心家庭成员的加入以及准家庭关系和类家庭关系的建立则极大地拓展了“合家欢”动画电影所描绘的家庭“神话”版图。这些核心家庭之外的成员拓展了家庭的概念,同时充当着影片情节的调味剂。其中,老人们的形象尤其引人注目。

相对于传统大家庭子女来说,核心家庭子女在赡养老人的问题上会遇到更多的困难。除了更重的经济负担之外,与老人的分居也使其关系比较淡漠。在当今社会逐渐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问题变得愈发突出。作为核心家庭新陈代谢之后脱落的一环,老人像幼童一样需要照顾和关爱,但却往往得不到充分的重视。不过,无论现实中老人们的境况如何,“合家欢”动画电影最终总会给予他们平静和温暖,以及最为宝贵的来自晚辈家庭成员的拥戴。

梦工厂2013年出品的《疯狂原始人》便是一例。由于讲述的是一个数代同居的原始家庭的历



史故事,因此必然要涉及到核心家庭之外的人物,比如年迈却如顽童般的祖母。影片对祖母形象的塑造十分有趣,她的身上集中了幼童的乖僻、老人的偏执以及青年人的活力,人时而糊涂时而清醒,令人捉摸不透。无独有偶,《冰河时代4》中树懒的祖母也有着类似的特点。痴呆的老人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遭遇数次劫难的她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创作者之于老人的祝福在作品中尽显。

还有一类角色以爱情或友谊为纽带,在“合家欢”动画电影中与主角构成准家庭或类家庭的关系。此类角色在影片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促进主角成长与成熟的推手,而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真正成为了主角的核心家庭成员。许多经典动

■想到就说

前不久,《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两部国产动画代表作因“暴力失度、语言粗俗”被点名。之后,央视动画有限责任公司等十大动画制作机构、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等十大动画播出机构联合发出倡议,号召全行业承诺不制作、播出暴力失度、语言粗俗的动画片。笔者注意到,一些评论者在批评动画作品存在的此类问题时,往往会提出“分级”的解决措施,认为“如何界定动画片中的暴力、粗俗,显然是个技术问题,内容是否涉暴、动粗自然是标准之一,但这个标准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前提,即这些内容对于动画片的观看者而言是否暴力、粗俗”。

这让笔者困惑不解,难道粗俗和暴力可以是一个“变量”、一张“变脸”、一头“变色龙”吗?对孩子是粗俗,对青年或中老年就不是粗俗和暴力反而成了“粗犷”和“强力”了吗?难道少儿观众不宜看粗俗、暴力,成人观众就可以心安理得、大张旗鼓地欣赏暴力和粗俗吗?诚然,从心理承受能力角度说,孩子们处于身心的成型阶段,应该远离粗俗、暴力的污染,但成人也在深受粗俗、暴力的侵害,同样不应该对这些倾向抱持欣赏的心理。换言之,我们的动画创作者应该少拿或不拿粗俗、暴力来说事儿,将其作为动画片的“佐料”。从文艺审美的层面看,近些年来,我们的视觉艺术作品的确存在着粗俗、暴力的严重问题,即使是一些口碑较好的影视作品,也难脱粗俗、暴力的场景,脏话、吵架、血腥的场面不时出现在情节当中,这些内容无疑不适合孩子们观看,但它们也并非成人观众的审美期待。

还是以两部动画片为例。《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灰太狼被平底锅砸过9544次,被抓过1380次,喜羊羊被煮过839次,被电过1755次。《熊出没》曾在10分钟的时间内,爆粗口21次,其中就包括“见鬼”、“臭狗熊”、“去死”、“笨蛋”等不雅用语。对此,有评论者指出,它们只是“对于低幼儿童而言过于暴力”。但在笔者看来,它们对于成人观众,也同样是“过于暴力”。君不见,在许多家庭生活中,诸如此类的爆粗口、动粗、打架之类的镜头,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难怪有的年轻观众看了惊呼:婚姻太

动画创作:切莫为粗俗和暴力放行

□周思明

可怕了,围城万万进不得。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暴力和粗俗的动画片,如果排除了低幼儿童,对于青年甚至白领,尤其是25岁左右的白领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播放,让他们“追捧”。有的媒体甚至将在剧中挨打受气的灰太狼称之为“新时代好男人”的榜样,而喜羊羊、懒羊羊、美羊羊等也被对号入座变为“优等生”、“普通人”、“校花”等典型人物,成为白领童年追忆的一部分。为了讨好各年龄层的观众,此类动画片还悄悄植入成人人的审美标准。持“挺羊”观点的人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把平时对国产动画嗤之以鼻的青年人收编到了收看队伍中。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在美国,6岁以下儿童收看的动画片有专门的“绿色标准”,涵盖了语言、行为、色彩、音乐、镜头运用等多项内容;日本的动漫分级不但明确划分了低幼、少年、青年、成人等多个领域,对于不同级别动画片的播出时段、播出内容也有相应规定;韩国的动画片则分为全年龄、12岁以上、15岁以上与18岁以上几个级别。但《喜羊羊与灰太狼》们身上混合低幼儿童的故事情节和成年人的行事方法,按哪种标准执行都不合适。即使下大力气去修改,恐怕也只是换汤不换药。

笔者认为,解决《喜羊羊与灰太狼》们问题的当务之急,不应该是讨论何为分级,而是必须对暴力和粗俗乃至市侩哲学、不良价值观本身动手术,摒弃这些观念生存的土壤。思想乃上,故事其下。如果我们的动画乃至其他影视作品,像往奶粉里偷偷添加三聚氰胺之类物质的商人一样,为了商业利润和收视率,不顾播出的社会效益,那么,纵使其分了级,它们同样会让观众蒙受毒害。何况,现在中国人的家庭,几世同堂的不在少数,一家人共用一台电视,爷孙同看,母子同看,甚至祖孙三代同看的现象,比比皆是。笔者认为:还是多在作品本身上下功夫,努力推出思想健康、艺术精湛、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好作品方为正道。分级有它实施的必要性,但切不可忽视前提——莫要借机为暴力和粗俗放行。

国产动画电影期待“合家欢”式的新模式

□刘藩何超

家庭的重要性的普遍共识以及对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生存方式的信仰。另一方面,“合家欢”动画电影所涉及的角色范围又不同于狭义的家庭,而是将友人、陌生人等角色一道聚拢在家的光环之下。绝大部分观众都能找到“合家欢”动画电影的角色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自己与亲朋好友的牵绊以及由此而来的亲密关系,收获现实中缺乏的温情和感动,这也是此类动画片广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动画电影呼唤“合家欢”

“合家欢”动画电影的产生是动画片的市场需求、观众偏好和动画艺术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能够同时兼顾到家庭中成人和儿童的欣赏需求,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受众群,更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吸金能力。作为商品的“合家欢”动画电影拓展了动画的受众群体,利于动画产业链的深度衍生,是健康的电影产业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优良品种。

从叙事层面来说,“合家欢”动画以核心家庭成员为主要角色的蓝本,通过构筑兼具逻辑性和想象力的世界观吸引儿童和成人观众,同时潜移默化地传达道德义,完成了娱乐和教育的双重使命,堪称主流商业动画的标杆。

近年来,我国颇有影响的动画电影,无论是《喜羊羊》“猪猪侠”、“赛尔号”系列,《兔侠传奇》还是《魁拔(1、2)》,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对观众的家庭属性和家庭观影需求作出适当的回应,在与好莱坞合家欢动画电影的竞争中往往落于下风。目前主导国产动画电影产业的依旧是低幼向作品,这非常不利于国产动画片的市场回收和动画产业的长远发展。健康的电影生态需要多品种的影视作品,在动画产业的生态中,尤其需要可以打遍全世界市场、文化折扣较小、主打家庭观影需求的“合家欢”动画。面向未来,我国的动画电影创作,尤其是在故事讲述和角色设置方面适当加入家庭元素,相信可以借家庭神话之力为国产动画电影注入新的生气。